

牆上的報導者 – 塗鴉客Candy Bird

記者 鐘聖雄 / 專訪

近一年來，台北各地陸續出現許多黃色的大頭人塗鴉；從街頭到藝文空間，從廢墟到咖啡廳，從戰場到展場…這些大頭人多半面無表情，似生物也似機械，以各類隱喻而諷刺的方式，在不同的牆面上呼喚著眾人的目光。這些塗鴉多半意有所指，有些像在諷刺被工作所異化的上班族，有些則在諷刺土地商品化、都更、環境污染等議題。它們總是以既突兀又和諧的方式，與街頭的風景共生共存。

當然，誰有沒有活在牆上，誰又有沒有向哪些B大師致敬，作品又到底有沒有反思全球化後殖民新自由資本主義之類的，完全不是我嘴裡這些牙能評論的。光論作品本身，我不知道它們與其他類型的塗鴉相較之下，到底算不算得上特別，但我能注意到的是，這些注定要與空間共存，壽命也經常相當短暫的「作品」們，近來也開始出現在一些與土地、迫遷有關的場景之中，與底層弱勢者相伴（而且很可能是一起走完最後一程）。塗鴉客Candy Bird說，他希望自己的塗鴉能出現在「對」的地方，並且喚起人們對生活的不同想像。以下是PNN與Candy Bird的訪談整理內容，希望有助於各位瞭解塗鴉背後的故事，也能一起思考傳達社會議題的不同方式。



新店十四張，2011/12/31。現在這裡已被夷為平地，成了捷運還狀線機廠用地。Candy Bird說，這個被稱為「玉子燒」的作品，是他在十四張居民遭強拆後三週塗的。這個身上綁著鈔票，正準備被兩隻不知名的手給吃掉的黃色大頭人，總計活了約三個月時間。後來「玉子燒」也出現在士林王家上，但總共只活不到兩天，王家就被拆了。

Candy Bird這名字有什麼典故？

大學綽號叫鳥，我自己喜歡籃球員 Larry Bird，後來使用臉書隨意加了個Candy 但不知道是女生用的…藝名就醬來了。滿瞎的，沒什麼道理。



Candy Bird結合現場環境與塗鴉的作品。(圖：Candy Bird提供)



除了塗鴉之外，Candy Bird偶爾也畫一些平面作品。這是他在「MAKIYO事件」鬧得沸沸揚揚時，從友寄隆輝毆打計程車司機出發，進而探討媒體亂象的畫作。（圖：Candy Bird 提供）



Candy Bird結合紙箱與塗鴉的作品。雖然收入不多，但Candy Bird為了創作以及對社會議題的認同，經常免費為展演創作，例如圖中這幅為城市游牧影展而繪的大型塗鴉，他自己就是分文不取，只為讓更多人接收到「反強拆迫遷」、「反土地商品化」的訊息。

怎麼開始塗鴉的？為何選擇結合社會議題？

大學念的是美術系，退伍後先在一家平面設計事務所工作，但在那邊沒辦法做自己喜歡的手繪，而且重點是要滿足顧客需求，做了半年我就離開了，那是我唯一一份穩定而正式的工作。這三、四年以來，我都是打工過活，直到現在都是。我做過很多工作，包括送快遞、幫收藏家做文書、拉麵店服務生，打過的工很多，我就這樣一邊打工一邊畫畫。

以前我都是畫畫布，2009年時辦了一個展，作品也有結合一些社會議題，當時的薄荷葉鼓手鄭凱同看到了，問我要不要實際參與社會運動，後來我跟著參加由江一豪發起的「三鶯部落反迫遷小組」。反迫遷小組由各行各業和學生共10人組成，當時有介入三鶯部落、十四張自救會抗爭，現在雖然處於暫時休息狀態，但這是我社會實踐的起點。

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塗鴉紀錄片，名字想不起來了，但對作品印象很深刻，之後再看街景時，腦中就有很多想像跑出來，於是就開始嘗試塗鴉。街頭塗鴉和畫畫布的邏輯不太一樣，因為你面對的不是空白的畫布，所以你要和街景互動，動作也要快，加上能使用的材料也不一樣。

我一開始就畫MR . Yellow（註：名字是我擅自取的），但當時還沒有和社會議題結合，聚焦在呈現上班族被工作異化成機器人的怪異現象，他們用青春去換薪水，即便他們根本不喜歡自己的工作。第一次針對單一特定社會議題，是因為十四張的事情。當時他們被強拆，我抱著憤慨的心情去塗鴉。本來希望可以完整的作品，但一般的空間沒辦法得到許可，所以在強拆後三天，我就跑去廢墟裡面畫。王家被拆之後也是一樣，不只在那邊，我也在其他廢墟畫，利用背景的廢墟空間，去談都更強拆議題。

為何你的塗鴉在一般街頭相對少見？

我沒有那麼想挑戰非法塗鴉，除非我做上班族的東西，要挑上班族多的地方。最主要，還是希望可以充分傳達作品的理念。

你如何維持生活？

除了第一份工作之外，這幾年我完全都是靠打工，再來就是有一些塗鴉的委託。薪水實在很難計算，有時候一個月很多，有時候就完全是零，一毛都沒賺。很多是多少？（想了很久）我有接過一個案子最多是三萬塊的。所以一個月最高所得就三萬，最低是零。

我的年薪現在算起來，大概是15、16萬左右，接近赤貧，健保費也已經一年多沒繳了，我現在就是那個健保黑洞，前陣子還收到國民年金的單子，繳了一次，後來就沒辦法，繳完就不用活了。我住家裡，省掉租金開銷，但我也沒有伸手向家裡拿錢，都靠自己，省吃儉用還是可以過活，例如我之前還有存錢去西藏、柏林旅行，這些都是靠塗鴉接案子賺來的。

其實我也有朋友積極結合商業與塗鴉，還是可以賺不少，因為他認為這就是一門技術，但我現在還沒有想這樣做。

沒有承受來自父母的壓力嗎？自己是否會對未來感到焦慮？

第一份工作辭職時，家裡有要我再去找，但幾年下來，他們也習慣了，不太要求我什麼。現在這樣，父母不支持也不反對，總之我就是活下來了。另外一部份也是我自己賴皮，都沒有拿錢回家，但家裡沒有需要我這份薪水，我就是養活自己。

我不會對未來感到焦慮，因為現在可以畫畫，又可以生活，很高興，一部份也是因為我有信仰在支持。現階段我要繼續培養心理與外在的技術。下一步的話，我想要去國外塗鴉，例如緬甸之類的，也許也不是非塗鴉不可，但就是多做些什麼。

信仰如何支持你？是否會有衝突之處？

我在2003年還在念大學時，就皈依藏傳佛教，我的師傅告訴我，要用積極、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。在社運的場合中，其實你很難不犯戒，例如動怒罵人，但佛家講求因果，我會告訴自己，其實那些在做決策，下令拆房子的，也不是壞人，所以我會把這當作修行。坦白說，依照佛教戒律，如果我現在是士林王家的人，我也只能忍耐，但這沒有真的遇到，還不知道能不能辦到。現在我的狀況，就是在忍耐之外，希望做一些更積極的事。

雖然我的塗鴉以嘲諷、隱喻的方式比較多，但我也曾經針對過特定對象，用塗鴉去攻擊他。但事後我覺得很後悔，因為因果是會循環的，那樣做只會讓仇恨一直再生，而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希望可以用塗鴉，去刺激別人對社會、生活有不同的想法，不過那是理想的狀態。



Candy Bird的作品，靜靜地躺在新店十四張的斷垣殘壁中。（2012/01）



2012/03/26，士林王家遭強拆前兩天，Candy Bird正在王家外牆上重現「玉子燒」塗鴉作品。後來這幅塗鴉作品，在3/28下午時，連同士林王家一起遭怪手強拆摧毀。



士林王家被拆後，Candy Bird仍持續尋找廢墟，創作與「反迫遷強拆」相關的塗鴉作品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刺激別人對社會、生活有不同的想法。